



# 荷马笔下的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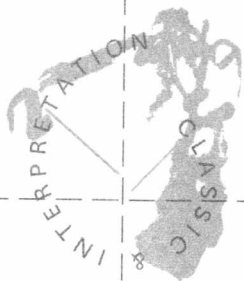
博罗廷 奥德修斯的诸种关切

恩格曼 荷马式的荣誉与修昔底德式的必然性

张文江 《诗经·大雅·荡之什·抑》讲记

齐思和 魏源与晚清学风

经典与解释(33)



# 荷马笔下的伦理

■ 主编/刘小枫 陈少明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马笔下的伦理/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赵蓉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4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 - 7 - 5080 - 5710 - 1

I. ①荷… II. ①刘… ②陈… ③赵… III. ①荷马史诗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I545.07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0450 号

## 荷马笔下的伦理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赵 蓉 等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10.625

字 数:210千字

定 价:33.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论题 荷马笔下的伦理 (程志敏 策划)

- 2 奥德修斯的诸种关切…………… 博罗廷 (温洁译)
- 23 论荷马史诗的并置…………… 诺托普罗斯 (赵蓉译)
- 51 荷马史诗中的伦理观…………… 阿德金斯 (赵蓉译)
- 76 荷马: 错误和道德过失…………… 阿德金斯 (章辉 黄薇薇译)
- 110 荷马史诗的道德本质…………… 罗维 (赵蓉译)
- 133 荷马式的荣誉与修昔底德式的必然性…………… 恩格曼 (姚爽译)

## 古典作品绎读

- 152 《诗经·大雅·荡之什·抑》讲记…………… 张文江
- 186 修辞、真理与政治…………… 程志敏
- 196 论《奥德赛》的结构…………… 特蕾西 (赵蓉译)
- 221 萨福残篇与阿芙洛狄忒的正义…………… 贾科梅利 (张芳宁译)

## 思想史发微

- 232 从康有为看今文经学与庄学 ..... 邢益海

## 旧文新刊

- 248 魏源與晚清學風 ..... 齊思和  
291 《文選·別賦》李注補正 ..... 胡楚生

## 评 论

- 316 评《洛克的道德革命》 ..... 艾德 (黄锐杰译)  
324 评《僭主的爱欲》 ..... 达格里亚 (黄汉林译)

(本辑主编助理 姜林)

# 论题 荷马笔下的伦理

# 奥德修斯的诸种关切

——《奥德赛》导读

博罗廷 (David. Bolotin) 著

温洁 译

《奥德赛》开卷，荷马就请求他的缪斯说一说那个多才多艺，或者说诡计多端的人，这个人见识过很多种族的城邦，熟知他们的思想，在赢取自己生命和带领同伴返乡的努力中，也承受了无数的身心痛苦。因而，荷马鼓励我们去赞美的奥德修斯是这样的人：他为了自己，或者说为了赢取自己的生命，为了他人，或为了带领他的同伴从特洛伊安全返乡，都可谓老谋深算费尽心机。正如《奥德赛》的开篇所示，奥德修斯确实没能拯救同伴，唯有自己幸免于难。不过，从这故事的开头我们也得知，他们的死，并非奥德修斯之错，而是他们咎由自取，因为他们不顾后果，愚蠢至极，吃了要给太阳神牲祭的牛群。

在《奥德赛》开篇缪斯对荷马最初的回应中，奥德修斯忧己又忧人的形象就逐渐印入人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深化。在开篇，我们看到女神卡吕普索 (Calypso) 与奥德修斯相伴，但他却是她的俘虏，深念归程和妻子，用雅典娜女神的话说，他“只求一死”（卷1行59）。因而，我们已做好准备，以接受后面揭示的情节：要是他娶她为妻，卡吕普索就会让他永生不朽，而奥德修斯却拒绝了

(卷5行136;卷7行257)。换言之,正如《奥德赛》开始就已告诉我们,无论奥德修斯多想救自己的生命,或者说想活下来,但是,如果那意味着抛妻别子,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故乡,那么,即便能永生不死,他也绝不想苟且偷生。因而,奥德修斯的返乡渴望中,他对自己的希望和对他人的责任感,就不仅是在奥德修斯心中同时呈现的两个部分,而是一个统一的唯一渴望(desire)。缪斯的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整体,便告知我们,奥德修斯如何能够满足他心中的这一渴望。

关于这一关联,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奥德修斯请求奥林波斯诸神帮助,以便逃出卡吕普索的小岛,返回故乡。后来,他也是仰赖诸神的帮助,打败了那些强行追求他妻子的逼婚者,还有那些控制了的家庭与邦国的篡位者。而且,在《奥德赛》的情节中,诸神的角色非但不是无关痛痒,而且事关核心。事实上,在《奥德赛》开篇,宙斯就对着聚在一起的诸神演讲,为他们辩护,驳斥人类要诸神应对那些邪恶负责的指控。他举埃吉斯托斯(Aegisthus)为例,诸神曾警告他,不要杀死阿伽门农(Agammemnon),否则奥瑞斯特斯(Orestes)将为父复仇,也以此向人类表明,因其不顾后果,人类给自己带来的罪恶,远胜过命运所为。于是,雅典娜趁机提出了奥德修斯的问题,在特洛伊时他也曾向诸神献祭,但现在却被囚于卡吕普索的小岛,这似乎也许可看作是支持人类指控的一个有力证据呢(参卷2行230-234;卷5行8-12)。但是,宙斯回答说,自己并未忘记奥德修斯,此外,他还对雅典娜说,他们会立即安排奥德修斯返乡,这正是雅典娜一直在做的事。宙斯试图澄清诸神的善或正义,或者澄清诸神所声称的:自己是虔敬与正义之人的守护者。所以,只有在这一段文脉的开头,《奥德赛》的故事才开始显露。而且,在这部诗卷的结尾,当奥德修斯的父亲拉埃尔特斯(Laertes)得知,自己的儿子已经回了家,并向那些逼婚者报了仇,这时,他以下面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快乐:“天父宙斯啊,要是那些逼婚者真正为他们不计后果的傲慢付了代价,你就依然在高耸的奥林波斯山上。”(卷24行351-352)换言之,这不仅仅是对诸神的正义的信



任，而是要相信他们真的作为神而存在，因为对拉埃尔特斯而言，他们一家的厄运正是由诸神造成，于是，他过去对诸神难免存疑。某种意义上，整部诗歌的高潮，就是拉埃尔特斯再次确认诸神的真实存在，没有他们的帮助，奥德修斯就不可能成功返乡，或在他的邦国重振正义。

当然，奥德修斯的故事，并不单是讲述一个正义而虔诚的人在诸神帮助下，如何夺回他的合法国土。我们记得，关于奥德修斯，荷马告知我们的第一件事是他的老谋深算，而非他的正义。当宙斯首次对雅典娜谈起奥德修斯时，也称他的智力和他对诸神的献祭在俗人中出类拔萃。而且，奥德修斯的智力虽然不可能添加他心中的正义，却无疑会使他成为更好的领袖——一个少见地能够实现自己帮助同伴及家庭的意图的人。毕竟，是奥德修斯最终成功征服了特洛伊（卷 22 行 230；参卷 4 行 269 以下；卷 11 行 523 以下）。又一次，在他的返乡旅程中，他以足够的智谋和随机应变，使自己 and 至少部分同伴活了下来，直到他们在太阳之岛上因自己的愚蠢而消灭。他的深谋远虑，还有他作为一个武士的其他优点，这些能够让他成功地从佩涅洛佩（Penelope）的追求者的暴行中解救自己的家庭，并在伊塔卡（Ithaca）重建他自己应有的血族关系。

奥德修斯的智慧和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同伴和领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欺骗和伪装的技巧。阿基琉斯（Achilles）曾经对奥德修斯说过，他憎恨“像冥王大门”那样的人，心中想一套，口中说一套（《伊利亚特》卷 9 行 312-313），而奥德修斯恰是个技艺高超的撒谎者。虽然，他在这方面的欠缺审慎，可能曾使阿基琉斯认为他为人卑鄙，但却恰好增加了奥德修斯作为一个同伴的价值。重申一遍，正是奥德修斯欺骗性的计谋，而非阿基琉斯勇往直前的英勇，为阿开奥斯人赢得了战争。此外，奥德修斯之所以能成功地从佩涅洛佩的求婚者手中拯救自己的家庭和邦国，也全赖他在自己家中伪装成一个乞丐。为了保持伪装，他不仅要假造身份，似乎对此还颇为享受，而且，他也要忍受那些求婚者蛮横无耻的侮辱。倘若他从未深刻反思过，那种显然总是能够得到预期荣誉的高贵坚持要付出

怎样的高昂代价，那么，在那些亲如己身的亲人面前，他就不可能表现出这种非比寻常的忍受侮辱的能力，正是这种坚持使得阿基琉斯走向绝境，使自己亲率的兵士遭祸，甚至让自己至爱的朋友——虽属无意——走向了地狱。阿基琉斯把共同体的福祉看作最高贵之物，就此而论，奥德修斯作为同伴和领袖显然更具优势，因为，奥德修斯聪明地懂得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此外，奥德修斯的聪明还在于，他知道，不要相信各位神明自己就会让人间事物各安其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奥德修斯不虔诚，因为诸神从未许下诺言，说人类的努力纯属多余。事实上，是雅典娜自己建议，让奥德修斯伪装成乞丐返回故乡，其后，在反抗求婚者的战斗中，雅典娜也有很长时间未向奥德修斯施以援手，以此考验他的毅力和勇气（卷22行236-238）。对奥德修斯而言，尽管迫不得已时，他完全有能力采取主动，但是，他也还是承认诸神是惩罚逼婚者的最终支撑。例如，他一杀死那些求婚者，就告诉他的老奶妈欧律克勒娅（Eurycleia），是诸神的意志和这些人自己的恶行毁灭了他们自己（卷22行411-416）。而且，早在胜算并不确定的时候，奥德修斯也怀有真正的虔诚之心，他的聪明似乎让他成了敬神的一个榜样，其机智和具有男人气概的努力，给自己带来益处，同时，藉他人的帮助，他也获益匪浅，这样，他便成为诸神正义而仁慈的意志得以实现的一个榜样。

然而，史诗中无数相反的证据，必定会补充并纠正《奥德赛》给人的最初印象，特别是诸神作为正义守护者的观点。关于这一点，也许最令人震惊的例子莫过于费埃克斯人（Phaeacians）的命运了。波塞冬（Poseidon）征得宙斯的同意，严厉地惩罚了他们，只因这些费埃克斯人慷慨地把奥德修斯送回了家。费埃克斯人因其慷慨而获惩罚，所以，缪斯完成她的叙述并预告最终结局时，她显得非常忧伤（卷13行128-187）。现在，真实的情况是，波塞冬警告费埃克斯人，他憎恨他们安全地护送所有的飘零人，他还告诉他们，他尤其憎恨奥德修斯。然而，这些情况会使人对费埃克斯人是否审慎发生疑问，因为，他们似乎只是为自己的行为添加正义而高贵的色彩，

这样，他们对奥德修斯的帮助，也就更能凸显诸神对他们明显不公的对待。

现在，奥德修斯或许全然不知费埃克斯人的命运。但是，他自己却非常清楚诸神并没有好好支持正义，或者，至少奥德修斯及时、持续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举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奥德修斯之所以成为波塞冬愤怒的目标，只因他弄瞎了波塞冬的儿子独眼巨人（Cyclops），或者说是因为一个完全正义的行为，假如以暴力反抗残酷的压迫者算是正义的话。此外，波塞冬的愤怒在诗卷的开头并未提及，但它却是奥德修斯同伴们死亡的一个直接原因，这也使他长时间地拖延了自己的回乡旅程（卷9行526-636；参卷11行112-120）。因为差不多是十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位奥林波斯神明试图帮助奥德修斯返乡，以此反抗波塞冬的意志。甚至更早前的时候，当奥德修斯最初从特洛伊起航，尤其当他被困于独眼巨人的山洞时，没有任何神明帮助他，甚至雅典娜，这位整个战争期间都护卫着他的女神（卷3行218-222），也没有搭救他（不过，也可参卷9行339）。的确，雅典娜有理由不帮他。她恼恨整个阿开奥斯军队，因为他们中的有些兵士，在特洛伊之战的胜利中对她采取了不公正的行动（卷3行130-136；卷5行108-109；卷1行326-327）。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奥德修斯参与了这些行动，后来奥德修斯因雅典娜的长久不现身而责备她，并强烈声称自己的无辜，这时，雅典娜也没能找出奥德修斯有任何可以指责的过失（卷13行316-319，行339-343）。奥德修斯和奥林波斯诸神之间，这长长的、几近完全的裂痕有何种分量，我们这些奥德修斯的读者，现在对此还难有充分的理解，因为，宙斯的女儿缪斯开始讲述她的故事的时机，恰好是他们关系恢复的时候，即诸神最终开始安排奥德修斯返乡之际。但是，奥德修斯自己首先体会到，也许这一裂痕永不会消失，他还有很多年的时间，足以反思诸神的缺席和他们对他显而易见的不公。

诸神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令人困惑，奥德修斯由此而历经残酷，如果我们能够更完整地理解这些，那我们就是做好了准备，以领会和赞赏奥德修斯智慧的另一个维度。因为，他有足够的理性，对作

为公义支持者的诸神，他便有证可循，以为他们并不可靠。当这些证据强加于他时，他不仅记录这些证据，而且还以勘量这些证据为己任，并检测诸神对公义的支持程度几何。比如，早在他返乡的旅程之初，他就在与独眼巨人的较量中找到自己的方法，以便搞清楚——就像他告诉他的同伴那样：“他们究竟是强横、野蛮、不讲正义的族类，还是些尊重来客、敬畏神明的人们？”（卷9行175-176）为了测试独眼巨人是否公义，是否敬畏神明，最重要的是测试诸神，测试他们是否是这样的种类——通过惩罚独眼巨人的不公义来启发他们心中的虔诚和敬畏。奥德修斯用自己的生命，用他十二个故意涉险的最优秀同伴的生命，极其热切地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他带着剑和丰盛的美酒保护自己，他还是选择在山洞里等待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尽管他的同伴恳求他，而他自己也预感，这个人实际上非常野蛮，既不尊重正义也不尊重法规（卷9行213-215）。波吕斐摩斯当然轻蔑地拒绝了奥德修斯希望得到接待的要求，同样拒绝了奥德修斯以宙斯——这乞援者和异乡人的保护神——之名的请求。然后，他开始杀死并吃掉两个奥德修斯的同伴，奥德修斯和剩下的人，祈求宙斯的帮助未果。稍后，奥德修斯刺瞎了独眼巨人，逃出山洞后，他确实向独眼巨人大喊，是宙斯和诸神因他的残酷行为而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卷9行475-479）。然而，奥德修斯未必全然相信自己说出的话。无论如何，与波吕斐摩斯的这次偶遇，导致了与波塞冬的长久纠纷，这势必加深奥德修斯对宙斯和诸神作为公义捍卫者的不信任。

尽管诸神明显不公，但奥德修斯依旧竭力安全返乡，这有助于让他了解有关诸神的另外一些事情，即，尽管他们被称为全能的存在，但他们的力量——无论单个的，还是全体的，都十分有限。比如赫尔墨斯就曾经给了奥德修斯一种药草，它能使女神基尔克（Circe）无力反抗（卷10行281-324）。在奥林匹亚诸神中，波塞冬没能阻止奥德修斯返回故乡，同时另一方面，雅典娜没能很快行动，帮助奥德修斯返乡，她给出的外在理由是，她惧怕波塞冬（卷13行341-343）。此外，奥德修斯从独眼巨人那里得知，宙斯甚至同意他

杀害那些奥德修斯的同伴，并在最大可能的情况下减轻他的罪恶，而那些太阳神的牛群，显然也并不害怕赫利奥斯（Helios）要沉入哈得斯，在那里照耀众鬼魂的恐吓（卷 12 行 377 - 390；卷 9 行 526 - 536；关于赫利奥斯能力的限度，可参看卷 9 行 109；卷 12 行 128, 323, 374 - 376）。最终，奥德修斯知道，要是他的同伴没有打开风神艾奥洛斯（Aeolus）送给他的袋子（卷 10 行 69 及上下文），那所有的神明合力都无力阻止他返乡。虽然奥德修斯不久就明白，他向虔敬的艾奥洛斯表明他并不相信诸神的全能，这的确是个错误（卷 10 行 72 - 79；比较卷 10 行 27, 79 与卷 10 行 68），但是，奥德修斯的理性和谨慎使他事实上并不相信诸神。

在雅典娜缺席期间，奥德修斯当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足智多谋，以求得救（参看卷 9 行 420 - 423）。即便雅典娜和宙斯再度积极帮助他，助他在伊塔卡获得正义，这时，他也没有放弃审慎的不信任和自信的习惯。例如，当卡吕普索告诉他，他终究能够回家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这是骗局，然后，他要求她发誓她没有设计伤害他（卷 5 行 173 - 179）。不久之后，当波塞冬打坏奥德修斯的船筏时，女神琉科特埃（Leucothea）给了他一块头巾，告诉他可以用它游到岸上。但奥德修斯拒绝丢弃他的筏船，或者依赖女神的头巾，直到接踵而至的风暴使他毫无选择余地（卷 5 行 356 - 364）。特别就雅典娜而言，奥德修斯从未完全依赖她的诺言，以为自己有一日能够回到伊塔卡。例如，虽然她许诺，会确保他成功反抗求婚人，确保他抗击求婚人那些愤怒的亲戚，但奥德修斯却非常谨慎，他谋划了一旦她不出现时要对这些人采取行动的方（卷 13 行 392 - 396；卷 20 行 36 - 55；卷 16 行 281 - 297；卷 21 行 226 - 241；卷 23 行 117 - 140）。的确，他一返回伊塔卡，就对雅典娜说，她提醒他的家中有敌人的警告救了他的命，他还补充说，他将在她的帮助下与三百个敌人战斗（卷 23 行 383 - 391）。但他对她的警告的感谢，仅仅是对女神的谄媚，因为他早已提防这些求婚人，部分是因为特瑞西阿斯（Teiresias）和阿伽门农的灵魂先前已警告过他。因而，他谈到三百个敌人，也同样可以假定这是种谄媚，以图保持她对自己的

恩惠，从而可以从她那儿获得他所需的任何帮助。尽管雅典娜在诸神中以精明和睿智著称，但奥德修斯的确通过他的谄媚而成功地欺骗了雅典娜，并常常凭借智慧胜过她，这是他杰出智慧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对雅典娜的欺骗也意味着，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比如隐藏自己想法的知识上，凡人可能比神明更聪明（卷 23 行 296 - 299；参行 299 - 302 以及 318 - 323）。

奥德修斯了解，诸神并非总是能够捍卫正义的事业，有时甚至没有这样的意愿，这种了解似乎导致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后果，使奥德修斯只能教会自己，要更加独立于诸神。这似乎也使得他弱化了对正义的依属，强化了他无所顾忌地行动的趋势。在此，我并不仅是指他用以抗击敌人——比如普吕斐摩斯和佩妮洛佩的求婚者——的那些诡计。表面上，由于正义或共同的善的缘故，这些诡诈似乎是必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奥德修斯也很可能非常自私。确实，甚至在特洛伊之战以前，他似乎已经有点自私，阿伽门农劝他前去特洛伊时颇费口舌，从这一事实中我们也能看出奥德修斯的自私（卷 24 行 119）。但战后，在他与雅典娜和其余诸神的不愉快经历之后，在有些场合，奥德修斯严重忽略了他自己的同伴，甚至走得更远，故意地使他们陷入一种愈发严重的死亡冒险，好让他自己弄清其中的危险。

现在，在给出论据以求支持这一最新主张之前，我必须先退后一步，回应一个可能正好与之相关的异议。因为人们可能会设想，一个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行事自私——特别是，无论神明做了或没做什么，要是奥德修斯事实上如我说的那样自私，他就不值得我们如此严肃对待。尽管我是对的，可是，荷马确实认真地对待这么一个人。我认为，倘若我们还想得起来阿基琉斯，那个像任何一位阿开奥斯人一样汲汲于生命德行的人（参《伊利亚特》卷 11 行 783 - 784），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留心荷马这么做的理由。即使是阿基琉斯，如我们从《伊利亚特》中所知，也曾被我在此归于奥德修斯的自私所诱惑。为了明白这种诱惑，让我们首先回忆一下阿基琉斯的命运。就像他的母亲向他预言过的那样，要么去特洛伊参战，

活得虽短暂却荣耀，要么留在家中，籍籍无名但得享天年。现在，从阿基琉斯前往特洛伊的事实来看，他显然献身美德了，尽管他预知自己早夭，仍然毫不犹豫地战斗了九年多。但是最终的一个瞬间，他停止了战斗，而且是在善的诱惑下停止战斗，我想细谈的正是这个瞬间。

阿伽门农犯下了抢夺阿基琉斯情人布里塞伊斯 (Briseis) 的暴行，而军中没有任何一人出面干预，随后，阿基琉斯退出战斗，祈求宙斯让他向阿伽门农和军中其余的人复仇。就我们所知，如今宙斯同意了阿基琉斯的祈求，但却又并不急于向阿基琉斯表明这点。过了一阵子，宙斯就把战事转向对阿开奥斯人不利的一面，不过他等了足够长的时间，以便黑暗降临，在特洛伊就要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前。在这段时间中，阿开奥斯军中充满恐惧，但因为宙斯对阿基琉斯的回应依然不太清楚，奥德修斯作为使者走到阿基琉斯跟前，向他宣告，倘若他再度参战，便可从阿伽门农那儿得到一份慷慨的礼物。也许正如我们的期待，阿基琉斯拒绝了这个提议，不过，他给出的某些拒绝理由简直令人惊讶，这些理由恰好显示出他正在面临某些新诱惑。首先，阿基琉斯说，他一点也没有闲心来管这种不间断的对敌战斗。他补充说，作战的人与留在家中的人得到了同样的东西，而坏人和好人也获得了同等的荣誉，最重要的是，在死亡面前，懒人和勤快的人没有区别（《伊利亚特》卷9行316-320）。由于他从阿伽门农和军队那里遭受的侮辱，甚至更甚，由于宙斯没有明确支持他声称的一个有德行的人，所以，阿基琉斯对日益迫近自己的死亡意识变得更为强烈，甚至于到最后，对一个人无论是否活得符合道德，已不再确信其中的区别。阿基琉斯还告诉奥德修斯，他总是冒死作战，却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利益，他为了墨涅拉奥斯 (Menelaus) 和阿伽门农的利益而战，现在阿基琉斯把自己的行为比作一只母鸡，把自己的食物喂给小鸡的母鸡，而情形对自己却愈发糟糕。现在也许就是这样，因为阿基琉斯将会认识到，他仍期待那永生不朽的荣誉作为报偿，只要他留下来战斗。但是带着对德行的新怀疑，他对日益迫近的死亡的认识不断提升，于是，他不再确信，

即使是永恒的荣耀，是否足够弥补他失去的生命。他先前视为生命的美德，而今却说成是为了别人的利益，随意浪费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为了自己，享受生命，或度过一生。

阿基琉斯的确告诉过奥德修斯，要其预先告知军队，他阿基琉斯打算离开这场战争，当然，最终他并没有屈从于实现这一打算的诱惑。尽管，阿开奥斯军队不支持他反抗阿伽门农的暴行，这令阿基琉斯非常愤怒，但他仍然顾虑他手下的兵士，他不能让自己抛下他们，使他们陷于困境。而且，这种困境让他最终相信，宙斯答应了他复仇的请求，因而重振了他对诸神的信念，认为他们不会忘记有美德的人（《伊利亚特》卷16行236-238；参卷1行411-412）。但是，即使在阿基琉斯事件中，我们也看到，献身于高贵和美德与希求奖赏紧密相关。的确，这种奖赏非常重要，是面临死亡时的一种安慰。那么，这样的奉献就可能会被动摇，而且，当阿基琉斯失去了信心，难以相信诸神的确关心美德，并提供这些奖赏时，这种奉献就已被动摇。因此，如我所言，要是奥德修斯屈服于自我保护的自私诱惑，那么，阿基琉斯至少对这种诱惑不会全无知晓。因而，由于《奥德赛》对诸神的公正有更为严苛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确有一些理由去关注奥德修斯的自私。更为重要的情况是，我们曾经从《奥德赛》那里得知，阿基琉斯的灵魂在冥府对奥德修斯说过什么。据阿基琉斯说，他宁愿受雇于人间的穷苦之人，而不愿统领冥府的亡灵（卷11行488-491）。至少，阿基琉斯的灵魂的看法是，他原本应该接受最好离开这场战争的建议，放弃他的阿凯奥斯同伴，以便延长自己的生命。

现在回到奥德修斯，也许他自私地考虑他的自救，或至少忽略了他的同伴，最强有力的证据便是他在莱斯特律戈涅斯国（lastrygonians）的行为。在那儿，他让他的十二条船中的七条在港口抛锚，自己的船却远远隔开，而且，他显然是挑选了船上的要员，并派遣他们出去勘察情况（参卷10行117）。结果，莱斯特律戈涅斯王出乎预料地杀了一个前去探察的同伴，其余两个向船的方向逃跑，莱斯特律戈涅斯人便忙于对付停泊在港口的人，并最终杀掉他们，可



是，这时，奥德修斯和其他船员却能够安全逃走。荷马忽略了这一突发的事件，或者，他仅仅注意奥德修斯自己船上的船员，仅仅凭借这一点，荷马就可以在史诗开篇表明，奥德修斯对他那些死去的同伴并不负责任。仅就这次船员的事件，开篇所谓奥德修斯尽了一切力量挽救他的船员，这便是错误的言论。特别是，特瑞西阿斯的灵魂和基尔克曾明确警告，不能吃太阳神的牛羊，可是，奥德修斯没有把这告知他的船员，所以，即便船员们无辜的，可是依照预言，只要羊群受到伤害，他们还是一定得死（卷 11 行 104 - 115；卷 12 行 127 - 141，261 - 276）。很明显，奥德修斯担心，一旦他的船员未能留意这个明确的警告，他们便会因其后果陷入绝望，所以，他没有完全告诉他们这一预言。不过，至少可信的说法似乎是，奥德修斯最害怕的不是船员们可能的危险，而是他自身的危险，他还害怕，一旦他们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个预言，就会变得太过沮丧，便不再努力试图返乡，这样，他自己返乡的前景就会受到威胁。实际上，奥德修斯也的确试图保护他的同伴，让他们发誓不伤害那些禁忌的牛群，但稍后，当极度的饥饿诱使他们打破了誓言时，他却独自离开，去到岛上一个偏僻处。虽然他声称独自离开是为了向诸神祈求帮助，但或许，这至少等于说，他想给他们一个打破誓言的机会，因为他怕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打破誓言，甚至顾不上用恐吓和暴力对待他，[便冲向牛群]。其实，在他给费埃克斯人说到这个事情时，他甚至说自己在那种情形下是“逃离了同伴”（卷 12 行 335）。因而，他独自离开，这也是他的自私特别有力的证据，表明他对自身安全的关心，超过了对同伴安全的担忧。

奥德修斯对待同伴的方式证实了他的自私，不仅如此，在他与自己妻儿的关系上，也同样表现了他的自私，因为他对佩涅洛佩不忠，甚至使他对归家的欲望到了反复无常的程度。他自觉自愿地留在基尔克女神身边一整年，并未继续他的返乡之旅，直到最后他的同伴恳求他返乡为止（卷 10 行 466 - 486）。而且，有段时间，他也很高兴地与卡吕普索待在一起（卷 5 行 153）。我们不知道这段时间延续了多久，因为缪斯刚好是在这一阶段结束之后开始她的叙事，